

## 第一章：〈身為〉

身為人子，身為父母，身為我，身為你。

若不能安身，我們又該身為何物？身處何方？

## 〈瘟·神〉

騷臭吹胖了豬嫩粉的皮囊，撫動了細毛。眼睛瞄過臺中 KS 圖書館書頁上的「水疱性疾病」、「虎斑性病變」，便總有一股鄉間的豬騷味沁出純的骨髓。這影響了午餐後被豢養已久恬淡的胃，躁動、翻攪著胃酸與水。一群期末考前因壓力而飢餓的大學生，趴在研究室小間的白淨桌上蠕動著身軀，擽著臀部，直到夕陽都不照耀空氣裡的懸浮微粒時，在傍晚的黑中，朝向山下 P 大學旁觀光夜市或跳或走，有時還回望大笑地走去。

壓力大的大學生喜歡傻笑，還有逃不過的打賭。比起輸的人吃下水，純更害怕吃藥膳土虱。特別是當凝脂般嬌嫩的土虱黑背白腹的皮，沾染上純的嘴唇時，顫顫發抖。可惜今天沒有打賭，一群人卻在寒冷的冬夜裡鼓譟著吃熱得嘖嘖散著白氣的土虱。純想像著吃白吐司一般啃了幾口，準備順著喉結的起伏嚥下時，卻被胃的翻攪推了回來，土虱的騷氣噴張在口中，染黃了整個天色。

木色的氣根深深地扎入黃土地中，雲林縣麥寮鄉橋頭國小成排教室後的遊樂場裡，榕樹的氣根如屏風如柵欄，關不住國小二年級學生的梭來游去。放學的鐘聲卻能夠馬上管住學生成行成列，如種植的蔬果整齊擺在田地裡般。遊樂場鐵製溜滑梯被熾熱陽光烙得熱熱的，反射餘暉的地方正是圈起遊樂園水泥牆唯一的鐵柵欄，熨上鏽跡的條條鐵柵後，黝黑柏油路旁的荒草蔓上廢棄紅磚工寮。

家長會從國小外圍的道路騎機車或開車經過，停至鐵柵欄外，向內喊一聲 1990 年後出生孩子所擁有的通俗名子。啵！應該是這樣清脆的聲音，引領國小孩童引體向上地躍起，似被拔起的蘿蔔精，急忙跑出門外，在快跌倒前貼上家長的身體，迎接仲夏午後的黏濕。純的父親穿著印有六輕 PP 廠字樣的藍色牛仔工作衫，沉默走過鐵柵之外，就靜靜地站在水泥圍牆旁，讓水泥牆遮蔽那蒙上土塵灰黑的臉，他知道純肯定能辨認出他的氣息。

嗅著泥土的味道，特別在夏季，載有豬隻以藍色鐵柵圍成的貨車行過後，颳起陣陣溫騷的風。純讀不出空氣中的靜默與怪誕，用國小二年級所有的放學期待，注視著那道時光在水泥牆上撕開的縫隙，也擁有著看到父親就蹦起的歡欣。

暗巷中是不容許跳躍舞動的空間，曲折地跟隨著父親的腳步，純不小心就染上了讓一般孩童害怕的成熟與冷靜。在昏暗中，純的父親不自覺地呼著氣，身上的疲憊一直被重重地壓著，無法緩解，不能掙脫地落在肩上。穿過僅有一戶掛著霓虹招牌傳統髮廊的灰黑窄巷，兩排鮮紅的屋瓦上，被燕子踩出了血印，是艷紅至黑亮的斑點隨雨襲來。

墨綠色的九人座廂型車，泛黃地停在紅磚砌起的牆邊，翻過牆是還沒因為六輕捐獻而重建的橋頭派出所，父親拾起牆上裝了半瓶雨水的保力達空瓶，純

也學著沿路撿空瓶的習慣。墨綠的廂型車沒有牌照，駕駛與副駕駛座後的七個座位被拔除。換上純與父親在圓鋸割鐵機轉動的火星下切開廂型車，釘上的黑色防水布，防水布與前座間被以回收場買回的鐵板與塑膠隔絕、密封。少女的祈禱由遠處傳來，順著音律向天外望去，天際被麥寮六輕工業園區漆黑煙囪燃燒的煙白劃開。

他們要避開亮黃的垃圾車。墨綠的廂型車穿梭在兩側多半是青綠田園的柏油路上，轉進一處高起黃土坡，在飛揚的沙塵中，一座座豬場隱現。它們在斑駁的白水泥牆面上，鋪蓋著深紅或藏藍的鐵皮蓋頭裝飾，比較早期的豬場還能有灰黑的屋瓦讓雨燕棲居於下。今年歸來的燕子，或許會叨一朵朵菊，默哀在沉重的時刻。

吠犬的聲音總是比雨聲大，只是會在暴雨時來的簡短、精煉一些。黑色土狗會衝出鏽蝕無柵的鐵籠，以爪深入砂土衝刺後，在逼近豬場旁大眼蒼綠蠅蟲盤旋亂葬崗時，瞬地以四爪向前支撐，讓身體滑出個迴圈，以利轉身歸返，往復幾回後，便也結束了與臨來陌生父親的遊戲。

嘩！掀開黑色防水布，帶有點點水聲，在灰塵被雨水沖刷成泥流，窗戶起霧的空隙間，夕暴雨隨風打落在窗沿。純的食指點畫著窗內水霧，圈出了個笑臉後，一個小巴掌拍出了個身體，再細細滑上枯木枝般的手腳。冷冰的手擤去鼻涕，抓起貼有 15 元標籤的三色三明治。有著巧克力、草莓、花生風味混雜，被壓過的三明治，總能在父親刺有「吉安宮」金線的鴨舌帽下找到，躺在輕拍即能飛起幾許光照下懸浮微塵的棉質座椅上。

蹦！廂型車震動著起伏，純已熟悉地上下擺動，早早在陸地上學會海上的衝浪韻律，但生長於靠海麥寮鄉的純，雖說著一些海口腔，見過六輕工業園區卻沒到過隱沒於巨型煙囪後的麥寮港。嘯！父親拉上車門，帶著一股豬騷味，隨即如過熱鍋爐噴出的白煙喘息。粗壯的手臂，牽引爬滿繭的左手，旋轉出有著齒輪刻度觸感的窗戶上下搖臂。在空氣流動的時候，呻吟就傳了進來。

豬隻的吼叫聲穿透豬舍水泥牆上被鐵柵圍上的窗，低獷混雜尖銳的高音，還有難耐似摩擦保麗龍的魔音，穿入車內隨著嘩、嘩！蹦！純知道車子又經過了一個個豬場。昏黃的暮轉紅天色遮蔽了雨，黑夜的白梟如星點在樹間眨著渾圓的眼。廂型車愈來愈重了。

純看似綿長的耐心，也漸漸暴露出了年幼的簡短，有些許暴躁的情緒湧入胸間。廂型車瞬地熄火在養鴨池塘間的黃土路上，純與父親的身體被命運勾向前，卻只頓了一下。「唉！遮爾暗啊，閤舞這齣。」父親丟下一句話，推開門片衝出車外。不一會兒又跳上車，轉動鑰匙奮力踏板，廂型車發出陣陣氣聲，隨著抖動後停息。

車內靜冷的氛圍，被純的父親舉起一公升礦泉水瓶，栽灌的水流使喉結躁動起伏的聲音擊破。含著水，以肌肉堆積圓胖的手臂舉著半罐礦泉水躍出車外，繞到蒙著寬廣的沙土，飛蚊屍體點點的大片車窗玻璃前，掀起車前蓋罩。他吐一口水，在引擎嗆起的白煙後，嘴中喃喃，似唸咒，又再含一口水，將剩

餘全然注入水箱之中。

斑駁的廂型車，在巨大轉動的力與震地的踏踩中，不敢再不聽驅使。朝兩側皆是魚塭及荒地的黃土地駛去，能望見灰白蛤蚧亂葬崗的橋上，純看見那有著紅艷鐵皮屋頂的水泥房舍。純的瞳孔收縮，把冷冽的雙手收入運動服口袋，顫顫的圈起小掌。

廂型車盡力地向黃土地底端魚塭行去。陰暗防風林圍繞著魚塭，父親下車掀開黑色防水布，開始拖曳他的獵物入巢穴。純待在車廂裡，無法以與父親一樣的英姿征伐龐大的獵物，卻期盼成長與追隨著那強健的體魄。「純仔！」父親的聲音招引著純進入魚塭旁屋舍。拉開過輕的鐵門板，由牆上裂出的不均勻縫隙中長出鐵鉤，掛上一把寬圓的剃刀，刀背滿是紅繡，木柄上的圈圈黑痕已被磨平。地上是一塊漂流木做成的手臂般長的圓砧板，其餘便都僅是外來的侵略者。

騷臭屍體的豬躺在屋內，純由外拖入層疊有著方形孔洞的及胸塑膠黑籃。父親高舉右臂持寬刀，朝下一剃，首與體由屍體上列出一道口，二剃深見白骨，旁及瑩綠腐肉，三剃分離。喃喃叨唸，利刀削下豬隻腿、排骨，挖出內府，將去骨好的癰肉丟入黑籃。喃喃叨唸，似將官、閻羅，純依循著父親醜惡而莊重的面，湧起一股正氣及安定，將一籃籃新鮮、腐舊混雜的肉塊拖出。

那樣的姿態，讓純想起國小熟悉的拔河遊戲。由飽滿腐肉時而鑽出的蛆蟲，使腐肉坍塌，也將純由遊戲中拉入噁心地恐懼深淵。陰暗的防風林裡飄起點點瑩綠星火，螢火蟲也會掠過魚塭之上與波光相輝。有時純會定定地呆看著，那飛向天上的明滅混進星子間，在昏暗的魚塭旁，一切卻都特別的明亮。

「純仔！」的喊聲響起，以粗獷地驚擾將純由耽溺中招魂。又拖了幾籃肉塊，發現有些豬隻的腿上已失了豬蹄。父親要純在空閒時，把一個個豬首整齊擺放在屋邊成行。編隊完後，父親會把發有泡疹的豬首轉向面牆的一側，緩緩闔上雙眼，嘴中喃喃，在唸咒，手持黃符揮舞於眉心、胸前。枉死城閻羅正對一個個孤魂牲首，以刀山超渡。

持符至魚塭前，在水邊招魂。純清楚的看見瑩綠光亮地群聚與離分，這是抬著分解豬屍至魚塭旁後，還能在恐懼間感到的美好。魚塭前是一台父親改製的大型絞肉機，與純等高，絞肉機連結七根塑膠管如砲，經過如吸管般彎曲與絞肉機地連結處後，朝向靜謐無漪的魚塭。

噠...噠！噠！噠！引擎牽引著黑圈皮帶發出老舊的聲響，為魚塭前的嘉年華奏起開場樂。骨架被純用肩扛向篝火處，是父親教他的省力扛法，但有些屍塊即便是戴著兩層白色棉布手套的純也不敢觸碰。父親卻一把抓起，發泡潰爛，因蒼蠅盤旋而帶有嗡嗡聲響的屍塊，決絕地塞入絞肉機。

嘎！嘎！嘎！嘎！屍塊被翻攪、拍打、擰碎，如此的輪迴後，有些肉碎竟然閃亮新鮮，恍若新生。肉碎通過七根通向魚塭朝上的巨大塑膠管，在一陣互相推動後，衝上了天際，撒向了魚塭。此刻，土虱如飛魚群起，躍起在空中以

張大的口化為撈取肉碎的盆，滿懷屍塊地墜回水中。瞬間水上波濤四起，水間的煙花綻放。

篝火也即將燃點。父親原是雙手懷抱胸前，定定地站在飛舞的土風前，如驅使、餵養生靈的神將。為了準備篝火，他走進了水泥屋舍，扛出純還未扛完的帶肉大骨，提著無法戴上的豬首面具。拋扔進樹林間以鐵圓鍬掘好的土堀，先鋪上一層稻草，放上劈砍好的木材枯枝，再蓋上一層稻草。

點燃篝火的時候，父親要純站在風起的一端。火染黃符化為黑燼落入土堀，純的身軀還是讓大部分海口來的風給穿透了，只遮擋住燃起星點火苗的地方。從衛生紙上蠶食的星火，在一個個燃起的孔洞間跳躍，最後躍出了火堆，向陰暗的天色燃去，暖光映照在純的身上。

純會被朝日的暖陽喚醒，在父親騎的摩托車上，期待著每日的上學時光。他喜歡課堂上那種秩序而安靜的時間，更會在下課時，狂奔到教室旁的遊樂場，摸摸大榕樹的氣根，讓屁股烙上鐵製銀閃閃的溜滑梯。

校園的鐘聲，讓純知道在溜下滑梯的時刻，已經晚了幾分進教室。老師拿著熱熔膠條，並沒有像分數考低或其他同學晚進教室時那樣懲罰純。僅僅說了：「純，再這麼不認真學習，就聯絡家長。」隨即傳來同學們的笑聲。

課後老師將純叫了去，翻開聯絡簿要打電話聯絡家長的時候，「那個上地方版報紙的人是你父親？」無法抑制的驚訝由老師口中吐露出。純跟許多小二生一樣異常聽老師的話，一樣不能接受違反秩序的一切，一樣充滿正義。當純知道三天前父親被臨檢了，綠皮廂型車在報刊上出現，他僅呆坐在座位上，什麼也沒想，卻也什麼都聽不進了，就這樣讓生命中出現了一個渾沌的午後。

校園還是一樣會放學。純看到父親平常地經過鐵柵躲進水泥牆後，緩緩地起身走出鐵柵，朝停駐廂型車小巷相反的方向走去。身後傳來兩聲呼喊，由小至大的兩聲「純仔！」、「純仔呦！」純等到了這兩聲呼喊後，就快步地走向有著橋頭村路牌回家的水泥路。

鄉間的水泥道路寬大而車跡罕至，兩旁剛種的行道樹在黃色水泥圈內枝葉，比起後邊繁茂的油菜花、綠水稻、花生藤、地瓜葉，是稀疏了許多。純已有許久沒有在薄暮時分，走在明確的回家路上，也是第一次自己踩踏在鄉野的歸途。走過一個大彎，零星的水泥樓房也都換成了稻田、花生田，能看到一條有著隘口的水泥橋，穿過隘口就是新吉村了。

雙龍戲珠的塑膠造景在隘口上，還有村口第一棟親戚蓋的獨棟透天厝，站在透天厝洗石子圍牆外，看著親戚家的孩子能在自己家籃球場上打球，那個有籃球場的庭院，佔據了純對村莊的大半想像。這個村莊被許多溝圳與更摩登的橋頭村隔絕，水泥橋則成了特殊的遊戲場，沒帶上自製簡易釣竿的純，帶不走水面泥泡下的雙頭吳郭魚，水稻田間的缺腿青蛙，還有荒廢魚塭旁泥灘地裡的蛇長黃鱔。

純的家在新吉村邊緣的一處檳榔攤裡，他還需要在防風林裡冒險一番才能走到。新吉村裡的土地廟旁，有處長滿綠苔的水井，水井旁有著舊式抽水機。

純到土地面前，緩緩將雙掌左右合起，彎腰拜了一拜後，把書包靠在土地廟門石獅腳下。

雙手握上暖熱尚未散去的銅製抽水機，先上抬後，再以身體的力量輔助下壓，反覆三、四次後，留著銅銹味透明的水沖到純的腳上。純能感到身體中的脹熱，有一些美好的消散。再往前走，村長家在低矮灌木叢排成的髮夾彎旁，也是進入滿是養鴨池塘前的唯一人家。

幼小的黃鴨在岸上踏蹠，直到圍坐在以塑膠帆布蓋住的飼料四周。麻雀會在天上盤旋，等待養鴨人掀開帆布，牠們會俯衝站立在米黃飼料山上。水下吳郭魚，則還需待鴨群吃飽，至水中游移時，隨處落下的排泄，成為除浮游生物、昆蟲外的晚餐。純看著水面上冒出的泡泡愈來愈多，一張張臉孔張大著嘴冒出水面又墜回。

快走後疾跑到被一群黑羊擋住的地方，水泥路已經窄成僅能通過兩人的寬度，周圍則是荒廢的魚塭，魚塭上長滿了雜草與爬滿龜裂的痕。純的奔跑在途經養鴨池與幾個豬寮後才停下，彎下腰雙手撐著膝蓋，感受到關節有些燙熱，身體因大口吐納而起伏。在一群黑羊之前，純知道自己快到家了，只要再穿過防風林。

黑色山羊是遠方親戚所養，至於該如何稱呼，已經遠到難以記得了。羊群徐徐悠閒的成行停在路上，在荒地旁的枯黃中找尋幾點綠草啃食。純「咩……咩……」地叫了兩聲，羊群瞬地抬起頭觀望後，再朝向純看去。亮黑毛皮間的白淨瞳孔群聚，使純恐懼，卻僅能挺身趨前。羊群見純朝牠們疾步行來，瞬地朝斜坡走下，因傾斜而開始奔跑，行過荒蕪的廢棄魚塭，渡到另一個隆起的高處。

在爬上進入防風林的高坡之前，一處有著藏藍屋頂的水泥屋前，停著各式野狼 125 機車，還有許多偉士牌。屋內鐵門緊閉，屋外寧靜地還能聽到遠處魚塭打水器地躁動。純知道那是父親吃完年夜飯後常去的鄉野賭場，屋內白霧漫漫，鬼神窩藏。踢起路邊一個石子，恰好朝著那鐵門飛去，「叩！」的一聲，伴隨純搖晃著書包地奔跑。

要走進防風林樹洞前，純往後一望，他看見香色下的天空，紅色、藍色鐵皮屋頂的豬舍黯淡了，他發現下陷的舊豬舍連著新豬舍，豬舍旁是一個優養化的魚塭，有些人家已經改養鴨子了，再延伸出去，是一片還沒有耕耘的田，就這樣輪迴的形成了新吉村郊的風景。

爬上洞穴般的防風林入口，樹叢把天空遮蔽，圈出一條深邃通道。這裡也飄出了螢火蟲，純呆愣在一個岔路口。他想起阿公的田就在與家不同方向的岔路口底端，70 幾歲的老人會在太陽和煦的午後，燃香拜會過田頭墓中的祖先，確認壓在石碑上的墓紙灰舊卻整齊不破損後，發動抽水馬達，在田邊蓄水塘注入田間水路時，戴著笠的阿公會以瘦薄的身體佇立在銀閃閃餘暉下的田埂間。

田鼠朋友會因鋤頭的揮擊被堆成一個小丘，像醉倒在路邊，或被曬暈了過

去。純總會在路過田埂時發現零星的田鼠擺動著身軀躡走，或明顯感到少了幾隻，阿公也知道敲暈的田鼠會再次回到水田，卻在嚴肅的判官面容下，持續以鋤頭鐵黑的背提醒田鼠，這是傳統農人的慈悲。

蹲低姿態，跟著剛睡醒的田鼠左晃右搖地向前步在稻綠間，斗笠是稻浪中唯一不飄動的突起，阿公知道純在那裡，會在田鼠醒來後被敏捷的甩開，與朋友走失在因土堆坍塌而露出球莖的一小塊地瓜田裡，地瓜會因啃食露出新鮮的亮橘色偏紅。純知道的卻遠遠不止這些，綠葉間會有乾稻稈圍成的巢，巢內鳥羽及棉絮暖護著斑斕帶有赤點的蛋，有時雛鳥會落到田間，在那童年的時光裡，純沒有等到任何阻止螞蟻搬運無羽幼鳥屍塊的機會。

蛛網沾捕著蜂，盤旋的蜂鳴將花的命運一塊塊吸食、搬運。純看見毛黃的蜂時，會躡步走開，阿公卻視田間蜂群如無物，興許是老農人仗著日曬、農耕出的一身牛皮，又或是幾十年的共處經驗，靠天吃飯的農人，讓危機成了田間的點綴。穩定往來田邊花叢與防風林裡的蜂，讓純想起阿公的朋友，令人驚恐的佝僂老人。他與村中所有在繡有吉安宮金字鴨舌帽下理著平頭的養蜂人不同，垂著乾燥纏繞已結成辮的長髮，以一種沉默的低姿態，彎著腰以手持不銹鋼噴霧器將白煙注入蜂箱，頓時群蜂在蔓延的煙霧中，被驅散到煙陣之外，老人亮出自製的銀鉤，翻開蜂箱勾出一片滿溢蜂蜜的巢，似鬼差勾魂般又將兩三片巢一併取出，在放入離心機抽離部分蜜汁後，他會剝下一片分送給到工寮作客的純，並知曉今日會有幾許工蜂迷走在田間農藥味的暮煙中。

曾見過幾次，在天邊的紅霞預牽引著水氣在行雲間漂流時，蝙蝠嚙咬著天色由昏暗的荒廢豬舍中飛竄而出，牠們墜落在樹林間，用最後的鼻息，替自己舉行喪禮。純沒有走向田鼠、蜂王、蝙蝠所安居的密林深處，因為他必須在紅日沒入六輕產業道路旁防洪堤防坡丘前，回到他的住所。



(圖 1：雲林縣麥寮鄉新吉村六輕產業道路。)

散著熱氣的黃土地朦朧了遠方的檳榔攤，走過檳榔攤後阿公被政府徵收的水保地，上面已插滿林務局聘用原住民工人新種植的防風林樹苗，以及支撐樹

苗向上生長的竹竿。一片沃土耕作了 30 年，帶著孩子在土地上用紅磚砌出了一棟房子，想著叔叔結婚那天，至少有個地方生活，但阿公不識字，更不懂法律，無法處理民國 82 年前有耕作事實土地申請耕作放租的事務，因此耕地就在阿公逐漸沉默地生活中被剝奪了，房子也被鋼鐵巨獸踏成了黑土上的一抹灰礫。

檳榔攤還是屹立在土地前守護著，政府唯一願意罰款、放租的一塊荒地。民國 86 年以前，國內、外肉品市場蓬勃，麥寮鄉的養豬場幾乎是全國最多，純的父親也因來自鄉野樸實蠻幹的個性，被一群外地投資者聘請做了養豬場場長，在自家的耕地上建設了五座被藍色帆布包裹的高架豬場、12 座兩層樓高青綠飼料桶，還有一座蓄糞池。

民國 86 年，瘟疫擴散，整個麥寮鄉陷入末日的腥臭，異鄉人都被捲走了，帶著所有的包袱，留下這片鄉野原來的與荒原。純的父親望著自己的豬場，被投資者的工人侵入，搬走了大部分冰冷的飼料攪拌機、白鐵柵欄，這群黑蟻啃蝕著鐵柵，用比群蜂還殘忍的手段，分屍著豬隻的居所。高架的豬場只殘存外圍的鐵皮與藍色帆布，還有幾段被切剩連結著鐵皮屋頂的塑膠飼料運輸管纏著蛛網，生鐵板、白鐵板、木板模和主要鋼架被淨空的豬場，鋪開的糞土下露出 V 字型的水泥地面。

黑水匯聚在 V 的最低處，在積厚的糞泥上漂浮著的懸河，純的父親在那裡探見了一朵朵紅蟲舞動，任水流使其飄盪強韌的生命力，在那無人知曉的深淵。扛著負債的純的父親，僅剩下空曠殘舊的鐵皮空殼與妻子腹中的孩子，他本能地在這片殘骸裡，用上年少跟隨師傅做裝潢、木工，以及在六輕工業園區燒電銲的能力，在豬場的前方又連結出了一座沒有足夠地基，水泥、磚頭混製有著鐵皮屋頂的檳榔攤。

十六噸半的貨車由麥寮港開往台中港途經產業道路時，檳榔攤總是自然地地震，純會靜靜地坐在方型電視機前，真的地震臨來時純與父親也依然安靜，純知道即便砸下來也只是鐵皮。國小二年級晚飯後的時光，因為父親將豬舍慢慢改制成羊舍的想法，純便戴著頭燈如金箍，被拋在兩層樓高的水泥柱上，顫抖而孤立地扛著要成為屋樑的不銹鋼柱，觀望著父親巨大的身軀與臂膀，在鷹架上焊接著鋼柱的另一端。這與在水泥柱旁，奔跑於以空心生鐵柵欄、巨型木輪圍成草場上的那群羊有著必然關聯。被養殖的波爾羊跟一般的黑山羊不一樣，是一種需要高架的生物，以利牠們的各種汙穢排放、掩埋。在酷暑貧脊的土地上搭建高架羊欄，父親便喊上純，一同將土色板模繫成長方形後向上疊高，灌入灰白水泥漿，待快硬化前，用榔頭敲入一根根不銹鋼白鐵，成為純向上攀爬的天路。所幸當時純的家境與黃土地一般匱乏，搭建材料只夠到兩層樓高。

每當夕暴雨臨來，更高的天空藍鐵皮屋頂上，雨水匯成泥河順著屋頂上的裂痕灑落到純與父親脹熱的身軀。似一種均霑的恩惠，卻使父親更為煩悶，冷酷徑直地攀上鐵梯，向屋脊攀去，純僵固的身軀，雖恐懼但熟稔地察覺父親要



純跟上的心語，速速既爬又跳的下了水泥柱，奔向鐵梯朝那座家中的山峰登去。在屋頂的水澗中，疲憊而朦朧的視野裡，父親的背影淡薄隱去。在純還來不及跟近的時刻，遙遙地聽到幾聲，高舉的榔頭墜下槌入鐵釘的響聲。

釘、釘、釘，檳榔攤後由豬場改裝的羊場又再響著。看到了母親，還有渾身酒氣的六輕保全，他總會用茶裡王的空罐子裝保力達配維他露 P，躲過六輕園區裡的檢查，在廠房的深夜裡繼續喝酒，吃泡麵當晚餐的大貨車司機，還是依然在一度贊牛肉麵泡好後才擰碎王子麵倒入，養鴨人以門前自來水沖洗著赤桐色的手臂，純知道回到了家，但眼神裡的朦朧並沒有消散。那天後的一個月間，純身上的豬騷味好似被烈陽燻烙上了身，同學們都拒斥著他。還好，那陣子純也在發燒中度過，沒有太多待在學校的日子，記憶也並沒有太清晰。

一直到一日放學的時候，一輛與垃圾車同高，但有著裝載槽的亮白貨車停在鐵柵前，在「XX 化製廠」的紅色字體上，電動窗戶均速地下降著，是父親的臉容，「純仔！」他這樣的喊了一聲。純興奮地躍起，轉頭看了一眼老師說「我父親來接我了，老師再見。」

那天後純就再也沒有與土虱魚塢的螢火蟲相遇，父親會先把他接回家，才開著化製場專門收口蹄疫病死豬隻的貨車繞巡麥寮鄉各豬場。純便能在檳榔攤等候，垃圾車的音樂響起時，把一包包的黑垃圾袋，在追逐後扔進垃圾車中。

化製廠的車跟麥寮鄉的垃圾車一樣，會在朝陽升起與薄暮時分出現，繞巡這個地方。而純的父親向雲林 XX 化製廠申請了收麥寮鄉病死豬隻的權利，純覺得這份正直的工作使他無須再害怕豬騷味。

當垃圾車的音樂又響起，P 大旁觀光夜市熱絡的人潮，並沒有以喧囂抵擋住熟悉的樂音。純知道 1997 年與 2007 年的口蹄疫使麥寮鄉許多養豬人家破產，也使回家路上的豬舍都成為廢墟。他還知道，隔壁村莊的許多養豬戶也在破產後申請化製場牌照，並一同養起了土虱，有些會兼職做著六輕工業園區某廠裡的幽靈保全，臨時在吉安宮謁祖時支援扛轎班，或成為賭命的海民隨著季節捕撈鰻魚苗。



(圖 2：鰻魚苗。)

父親總以化製場的車太大台，家門口難以停放為由，依然每日停放在土虱魚塢前。現在，當少女的祈禱響起，純沒有了在暗巷的孤獨與徬徨，也失去了觀望父親英姿的權利，他知道麥寮還是有很多人在養土虱，這些人大部分都有在化製場兼職裝載病死豬的工作。

純拿起湯碗，大口地嚼。把最開始難以嚥下，嘔出的土虱與暗黃欲黑的中藥湯飲盡，大口地嚼，做到鄉野父親交代的湯碗見底。